

一人雜誌的奇跡

琴台聚
彥火

劉天賜《講東講西》節目專題談香港文化雜誌，嚴格來說，戰後香港文化性雜誌並不多，以較正規的文化雜誌來說，可以說有三份，包括《明報月刊》、《大人》和《大成》月刊。

沈西城兄也提到《大成》雜誌。《大成》雜誌在香港也是一樞奇異的文化風景。

說到《大成》，要從《大人》雜誌說起。《大人》雜誌創刊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一九七三年十月停刊，前後出了四十二期。《大成》是緊接着《大人》出版的，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創刊，也沒有發刊詞，但這兩份雜誌同樣是標榜文史、藝術的綜合性雜誌，共出二百六十二期，一九九五年停刊。主編都是沈葦窗，刊物的風格也完全一樣。兩本刊物的封面字是集譚延闓的書法，英文譯名是Panorama Magazine。

《大人》和《大成》創刊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於《明報月刊》之後，後者是一九六六年創辦的。當時大陸期刊是一片空白，香港的藝文掌故類的期刊倒有不少，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春秋》和《掌故》，在台灣有《傳記文學》。這兩份雜誌以《大人》內容較豐富，共有一百二十頁，相反地，《大成》只有八十多頁。後繼者《大成》比《大人》減了逾三成的篇幅，也許與創刊人沈葦窗有關係。隨着成本增高，和沈葦窗年事漸高，都是箇中的原因。

這兩本雜誌的作者大多是海內外老一輩文化人，作者陣容也不弱，計有作家、詩人：包天笑、林語堂、趙叔雅、曾克明、梁實秋、易君左、蘇雪林、梁寒操、夏靜麗、徐訏、姚克、胡蘭成、謝冰瑩、吳魯芹、唐魯孫、夏元瑜、李猷、宋訓倫、潘受、祝秀俠、趙聰、南宮博、程靖宇、成仲恩（鮑耀明）、胡士方、琦君、思果、高陽、白先勇、徐速、古龍、倪匡、李敖、林太乙、林文月等。內容以隨筆、詩詞和回憶為主。

除上述題材外，這兩本雜誌還選以較大篇幅刊登藝術圖文，包括繪畫、戲劇、曲藝、電影和流行歌曲，文字和畫頁涉及以下藝術家：張大千、溥心畬、林風眠、朱省齋、黃君璧、郎靜山、王壯為、趙少昂、莊嚴、鮑少游、王己千、陳定山、李北濤、沈葦窗、李霖燦、蔣蔣、傅申、周士心、江兆申、喻致貞、丁衍庸（孟小冬）、周志輔、齊崧、劉國松、齊如光、孟令輝（孟小冬）、周志輔、齊崧、陳蝶衣、屠光啟、章遏雲、新馬師曾、郭小莊、盧燕、無間老人（筆名）、芝翁（筆名）、燕京散人（筆名）等。

一九八〇年後，大陸的作家和藝術家開始在《大成》發表作品，主要的大陸撰稿人有：鄭逸梅、謝稚柳、錢君匋、王簡移、黃苗子、周鍊霞、林北麗、魏紹昌、許姬傳、周汝昌、許寅、汪曾祺、張鐵錚、徐城北、劉喜奎、侯喜瑞、張允和、葉淺予、俞正飛、小翠花、王映霞、梁穀音等。這兩本雜誌由老闆也是主編的沈葦窗獨力支撐，成本較輕，銷路所知也不過是二千多份，但仍能勉強維持了二十五年，可謂奇跡。《大成》是一九九五年老闆沈葦窗辭世後才宣佈停刊的。

《大人》到《大成》都是一人辦的刊物。他們的壽命加在一起是四十七歲，迄今為止，比《明報月刊》長，如果作為單一雜誌而言，還是《明報月刊》長，後者還會繼續辦下去。

最近參加北京第八屆作代會，談到香港文化雜誌，我說在香港辦雜誌，特別是文化雜誌，都是以極少的人力資源和盡量少的經費來辦的，才能勉強維持。內地的人行家聽到香港文化雜誌人員只有一個或三、四個，都嘖嘖稱奇，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但是，這種不可思議的事卻在香港產生了，文化在商業社會大石壓下，尋縫覓隙地在大石下探出頭來，令人驚歎不迭！

(1/2)

陳浩民道歉記招四大敗筆

翠袖乾坤
查小欣

公開道歉是一項很重要的危機處理，做得好以止血兼急救形象；用錯方法，做得不夠誠意，又或用力過猛會弄巧成拙。

陳浩民為「非禮」陳嘉桓劣行舉行記者會，公開向陳嘉桓道歉，其中一大敗筆是拖着即將分娩的太太蔣麗莎現身撐他，就算是太太要求，作為丈夫也應拒絕，免得給外界感覺男人做錯事，卻要腹大便便的太太做擋箭牌，這點我在他舉行記者會之前已指出了，果然記者會後坊間劣評如潮，直斥他為了自己沒顧及即將臨盆太太的感受，要她舟車勞頓，疏忽她的安全。

蔣麗莎真情地哭了是另一敗筆，還代夫開腔求饒：「陳嘉桓小妹妹請你原諒浩民。」潛台詞似是：「陳嘉桓小姐，你看我和即將出生的寶實份上，原諒浩民吧。」令外界更覺陳浩民對蔣麗莎太殘忍，他應該知道孕婦不適宜受刺激，情緒易不穩，會有產前或產後抑鬱，在此要讀蔣麗莎對陳浩民的付出，更祝願她順利分娩。道歉記招第三大敗筆，是陳浩民要靠讀貓紙（預先擬定的致辭內容），陳嘉桓之前開記招，根本無需貓紙，陳浩民不單要靠貓紙，竟大得意得遺下

了貓紙，給傳媒穿他原來連三度鞠躬也寫在貓紙上作提示，大大減低了道歉記招的誠意。

第四大敗筆是陳浩民的嚎哭，喊到雙腳發軟，很給力的交數，力度卻太猛，反而給人很表面虛假的感觉。

有此四大敗筆，令外界相信，陳浩民完全是因為陳嘉桓有孕道歉，他目的是避官非，所以肯道歉，更好話說盡。記者會等於白開了，但總比馬德鐘企圖用捐錢來修補形象得體得多。

今次陳浩民和馬德鐘不單賠上了形象，影響了事業，亦賠上了兩人的友誼，大難臨頭，馬德鐘立即劃清界線，轉做污點證人，力求自保。

雖然絕大部分聲音都是斥責陳浩民，但也有死忠粉絲企圖為他抱不平，例如他們會陰謀論是陳嘉桓通知狗仔隊去拍下陳浩民的醜態，簡直匪夷所思，怎會有女孩子任人淫辱，更宜了他人還要被拍下照片廣泛流傳？

也有網民在微博上為陳浩民「抱不平」，問：「為何指陳浩民是賤男？」豈不是請網民再痛罵陳浩民？這不是幫忙，是幫倒忙。

不單要靠貓紙，竟大得意得遺下

屬於你的旺季

天知玄
楊天命

直覺敏銳的朋友跟我說感覺自己近日的運勢轉了，我聽後笑而不語——不熟悉中國節氣的她並不知道自踏入十一月八日已是立冬，即屬於她的旺季已開始了。

根據中國的五行學，每一個季節亦有其五行屬性：春天乃萬物滋生的季節，其代表自然是主「生發」的「木」氣；夏天天氣火熱，雨水充足，植物迅速生長，所以夏季乃熱情如火的「火」氣日子。

踏入秋季，天氣開始轉涼，農作物步入收成之期，樹葉開始轉黃，令人感覺蕭瑟悲傷，故秋天是主「肅殺」的「金」氣籠罩大地的時節；最後，農夫在嚴寒的冬季停止工作，部分更會進入冬眠，養精蓄銳，留待春天爆發，所以冬季則由屬性寒冷的「水」氣作主宰——簡而言之，整個循環就是古人所說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由於受到天地五行之氣的影響，所以不同季節的出生者性格也會帶有相關的五行特性：例如春天出生的朋友，性格通常木氣較強，所以忌木，喜以火及土作宣洩之用，故他／她運勢在屬性為火的夏季特好；夏天出生者則因火氣盛，所以喜金及水，而天命這位朋友正是熱情的如火的夏生人，所以每當踏入天氣強盛的冬季，八字中的火氣得到中和，這就是她突然感覺運勢好轉的原因。

有朋友可能會問，木、火、金、水四種五行分別於四季當道，那麼土又去了哪裡呢？其實土是一種非常特別的存在，它的真正身份寄居於其餘四種的五行之中，所以若以月份而論，每個季節的最後一月，便是土氣特旺的日子。

幸子太太



日本清酒的醇香，喚起那段珍藏的記憶。

在我們短暫的一生中，有一種人當你第一次見到他（她）時，只因為一句話就互相吸引，並注定成為終身互相牽掛的人。這種人不在乎男女，更不在乎年齡，這種介於親情和愛情之間的感情，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日本我就有一位這樣互相牽掛的人，那是源於一個偶然。

八年前的十一月的一天，我到一家客戶公司洽談，去的時候天氣很好，可是傍晚回來時天氣突然轉陰，待我從東京新宿車站要轉地鐵時，天上陡然降下大雨。我在車站出口的小賣店想買把雨傘，可是不巧，這場突如其來的雨讓傘驟然暢銷，我被店員告知雨傘已賣完的時候，只得無奈地搖搖頭。

我看了看手錶，已經晚上八點了，再看天上這場雨似乎還沒有收場的跡象，於是想乾脆找一家餐館避避雨，順便用一下晚餐。想到這裡，我就拐到與新宿車站地下通道相連在一起的地上飲食街。

東京的各個車站附近，幾乎都可以找到這種從車站可以直達、淋不到雨的飲食街，似乎就是為了方便像我這樣不會預備雨傘的粗心人。這種飲食街的人行道上有天棚，所以行人不會淋到雨。在人行道的另一側，各種小餐館一家緊挨一家，差不多有三、四十家排列在一起，都是二層日式小樓，有的是獨門獨戶二層餐館，有的是一樓和二樓分別開兩家餐館。為了避免惡性價格競爭，通常是不同料理的餐館挨在一起，各有特色，每個顧客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找到自己的「飯桌」。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心不在焉地挨着看一家一家的餐館，有牛排屋，有意大利餐廳，有壽司店，有中華料理樓，有烤雞串店，有居酒屋，看着看着不覺走到了這條飲食街道盡頭處。這時忽然一家掛着一個紅燈籠的二層樓小餐館的招牌映入我的眼簾，

招牌上寫着「蛤蜊割烹小料理」，門楣上方掛着一塊風蝕雨剝了的古樸無漆的原木招牌，上面寫着「幸子屋」三個大字，倒還頗為醒目。

說實話，蛤蜊在日本一般是上不了料理的大雅之堂的，因為蛤蜊是比較便宜的大眾家庭用食料。不過近年來，日本流行起家庭料理，蛤蜊料理也重新受到人們的青睞。更重要的是，這個看板也告訴我，這家料理店的老闆是一位女主人，對於我這樣的單身女人，感覺比較容易跨進這家店的門檻。我想：「蛤蜊既清淡，又有美容的功效，再者是女主人開的店，我且不妨試一試蛤蜊的味道。」

於是我掀起懸掛在餐館門口畫着兩個大蛤蜊圖案的靛藍色暖簾，立即耳邊輕輕飄進溫柔可親的女性聲音「伊拉薩伊瑪瑟（歡迎光臨）」只見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穿着一件縱條紋花稿的和服。和服的底色是藏青，縱條紋是醬色和茄紫色，一種古樸溫暖的顏色搭配，凸顯出這位老太太的品味。她好像知道有人會來的一樣，立在門邊鞠躬，對我微笑着，我想這位老太太一定就是這家店的女主人了。

這是一座上下兩層的日式小木樓，一進門，玄關旁有一排無漆有蓋的小方格子，是用來給客人放鞋的；前廳的左手邊，是一個擦得銜亮的無漆原木小吧台，只有能容納五位客人的座位；前廳的右手邊，是高出地板五十公分的高台，高台上鋪着榻榻米，榻榻米上擺着三張矮腳的無漆原木大方桌子。老一代的日本人，似乎特別喜歡和欣賞這種無漆原木的傢具，他們認為塗了漆的傢具，就失去了樹木的本色。前廳後面有一個看起來很窄的樓梯，後來才知道樓上還有兩間榻榻米客室，供人數較多的宴會用的。

榻榻米靠裡面的牆壁上，有一個特意裝修的凹形壁龕，壁龕的牆上左右對稱地掛着兩個畫軸，左邊

那個畫軸上寫着日本俳句名師一茶先生的俳句（俳句是用十七個日文字母組成的短詩）：「蛤の芥をはかする月夜かな」；右邊那個掛軸上寫着我不知道作者名的俳句：「帆の立ちしごとく蛤焼き」。這兩幅俳句畫軸，使這家小小的料理店顯出不俗的雅趣。

前廳小吧台的五個位子，已經坐了四位客人，看上去像是下了班的公司職員，在那裡飲酒聊天；前廳榻榻米上的三張大方桌中，也有兩張已坐滿了客人，看樣子也是下了班的公司職員，還打着領帶。

我看到這個情況，就準備擠在小吧台的最後一個靠牆角的座位，這時女店主親切地過來招呼我說：「客人，這邊窄，您請上榻榻米那邊坐吧。」

我心想自己只是一個人，佔據剩下的這張大方桌不太合適，就說：「我只一個人……」

女店主好像已經知道我的心思，笑着回答說：「我們小店，女性客人坐上座啲。」

我很高興女店主對我的特別優待，稍稍躬腰說：「那我就客氣了。」

我脫下高跟鞋，登上高台，坐在榻榻米上的矮腳大方桌前。一個打工學生模樣的日本女孩子跑過來對我說：「請允許我把您的鞋，收到玄關邊的鞋櫃裡吧，請您在我們小店時用這個拖鞋。」說着她把一雙木棉拖鞋放到榻榻米下面。

我拿起放在桌上的菜單，訂了一個小鐵鍋燒蛤蜊、一個蛤蜊青菜湯，以及一碗蛤蜊燴飯。在料理上來之前，我又泛泛起喝一盅酒的興致。我對紅酒比較熟悉一些，可是這種純日本料理配紅酒不太合適，應該配日本清酒才好，但我不太熟悉日本清酒，於是我請教女店主，甚麼牌子的日本清酒比較適合蛤蜊料理。女店主拿來酒單，一邊微笑着一邊自我介紹：「我姓長谷川，名叫幸子，請客人就叫我幸子吧。」

幸子太太接着不厭其煩地娓娓道來：「我們店的蛤蜊料理相對比較清淡，所以我們常備了烤魚翅清酒，這種清酒與清淡的料理一起用，一方面暖胃，一方面可以慢慢欣賞烤魚翅的濃厚的磯香味。」

我以前在別的日本料理店喝過烤魚翅清酒，沒想到這家門面樸實的小餐館也有這種特別的烤魚翅清酒，於是我高興地說：「聽幸子太太的介紹，我已經忍不住啦，好幾天沒有喝到美酒了，那就拜託您給我一套烤魚翅清酒吧！」

幸子太太聽了我的話馬上說：「看來客人您是喝過烤魚翅清酒，您說要『一套』，我就知道您是內行了。……，請您稍等，我馬上就去準備。」

說着幸子太太輕盈地邁開日本女人特有的內八字小碎步進去準備了。我望着幸子太太優美的步履，不禁想：「幸子太太是屬於那種年齡不詳，看不出年齡的女人啊！」

過了一會兒，幸子太太親自端來一個無漆托盤，托盤上面放着一個小碟子，裡頭擺着烤得黃澄澄的一小塊魚翅，旁邊是一個矮瓷鉢，裡頭盛着熏製的蛤蜊肉小饅，中間立着一小壺剛剛燙好的日本清酒，還配有一個與那一盞酒壺配套的不大不小的陶瓷圓肚小酒盅。幸子太太把這些碟啊、鉢啊、盅啊的顏色統一為米黃色，這些無漆傢具與米黃色餐具和半白的宣紙毛筆字俳句形成一個和諧的色調，古樸幽雅，演繹着日本人那種大樸不雕、真金不鍍的美學。

幸子太太把這套餐具輕輕地按一定的位置擺在我的桌上，然後把烤魚翅放進陶瓷酒盅，再端起燙好的日本清酒，往酒盅裡倒了七分滿的酒，頓時一股烤魚翅的磯香與清酒的醇香飄然而起，幸子太太親切地說：「烤魚翅清酒調好了，您請慢用吧！」

我輕輕地端起米黃色酒杯，淺淺地抿了一小口，一股小時候在故鄉鼓浪嶼海灘聞慣了的海風熏、太陽曬的海苔的磯味，和日本清酒的醇香，不可思議地匯成那遙遠故鄉的久違的味道，頓時說不出一種濃芳復郁的舒暢，心裡泛起溫馨的懷舊之情。我一直以為，好酒不在度數，更不在品牌，只在於酒的醇香是不是可以喚起你某種不期而遇的邂逅、某種精神上的喜悅、某種深長的韻味。為甚麼歐洲人喜歡在晚安之前小飲幾口白蘭地，可能就因為白蘭地的醇香讓他們在夢裡回到心靈的故鄉吧？（上）

水墨傳薪火

隨想國
興國

自己的字寫得一向不好，所以小兒在學校被老師批評字寫得醜時，一點也不敢對兒子稍加責備。自己讀小學的時候，只記得對着印有淺色字體的英文字母，逐字填寫練習。而對於中國書法，卻沒有印象老師教過或者要求練習。

如今電腦時代，雖然日日寫稿，但多是用打字的，有時候某些字怎樣去寫，要先打出來才記得筆劃。未來的中國人，會不會只懂得打字輸入法，反而忘卻書寫？

有這個憂慮，所以特別留意書法呀水墨畫呀的展覽與活動。上個月吧，在新聞中看到一個活動，名為「薪火相傳：水墨新苗演繹香港」，由陳寶珠擔任水墨藝術教育的推廣大使。從新聞得知，寶珠姐已學習書法多年，閒時會自己日書寫，說練毛筆字會令自己心境平和，更有助訓練耐性。真是打從心底佩服。

這個由非牟利機構「水墨畫」主辦，中大藝術系協辦，香港小童群益會支持的活動，分兩個階段進行。分別是「薪火相傳水墨老師培訓課程」和「水墨新苗演繹香港江集體創作及比賽」。第一階段自明年一月到三月，第二階段從明年三月到六月，且於七月公開展覽。

林海峰的胡同

路地觀察
湯湛光

林海峰近年的「是但喻」系列，我每次都會去捧場。最近剛入場看畢《林海峰是但喻他好驚》，卻大有退步之兆，反而他好驚回到商台做《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又回復大勇，幽默敏捷，更叫人為之驚笑。記得黃子華說過，棟篤笑的驚嚇情況是：由「度橋」到「上場之間，演者也沒有辦法知道那個笑位是否精準是否可行，到說出來的一刻，觀眾當下面對面的反應，卻是何其直接。多月來準備的笑位，一刻就被判死刑。今天的《林海峰是但喻他好驚》，相信林海峰自己都心中有数，究竟多少觀眾受落，因為的確是笑聲少，冷場多。

林海峰說，問過一些人最喜歡自己哪一部分的棟篤笑，朋友說喜歡他說家人的環繞。於是，他花了不少時間把篇幅放在家人身上：彭玲的瑜伽、兩女的反應、傭人的口頭禪。甚至用傭人的口頭禪「[Sui] have」來貫穿整個香港生活的場景，這做法還是以黃子華運用得較出色。幽默大致分四個層次：模仿、諷喻、自嘲、哲理。分類並非以高手低手作區別，而是有難度上的差異。若把林海峰和黃子華這兩個香港人熱捧的棟篤笑匠比較，那麼林一定是優於前兩者，黃就是長於後兩者。最近一次看黃子華的棟篤笑，他把自己對演員夢的追求，娓娓詳述歸結到失敗路上，以自嘲方式表達自己真的終於可以夢死。那種惹人發笑，又不得不讓人心酸的自嘲，是一種笑中有淚的深情表達。

(1/2)

老虎田雞

技亦有道
阿杜

無綫大力催谷每日處境劇《結·分@謊情式》之主角組合，「V」宣傳部秘密向傳媒發放男女主角張兆輝和商天娥之幕前幕後花絮，可見盡了甚大努力，但以我們一般市民觀眾觀感言之，此二人組合是「老虎田雞」惡哈「很難襯合，二人不同格調，不同韻律內緒，夾硬湊成恩愛夫妻，變成「盲公捉婆子棋——格格不入」了。

順便一提「老虎田雞」此一語，當年曾做過新藝城公司一部喜劇片名；由麥嘉導演，「老虎」是指「惡」、「田雞」即粵人說之「蛤蜊」，如此隻田雞好像老虎一樣惡，便是很兇惡之「蛤」了。如此說出「惡蛤」是影射另一語「很難合作」，即「夾來夾去夾不理」之意，在此一述亦算是上了廣東俗語的一堂小課。

筆者多年前在馬來西亞看過無綫藝人應曉薇去馬來西亞二台主演的處境劇《我愛戴戴街》，由商天娥擔綱和李國麟演對手，兩人就十分自然合襯，演技出色，成為馬來西亞歷來最高收視之自製劇，證明姐姐和「買水華」張兆輝確實有演技的，要知道，選角配對碰準了會負責得正，如配差「會正正得負，因此宣傳部出力死谷，也是事倍功半，白費火力而已。

說張兆輝和商天娥之「惡哈」，是說無綫編導此劇選錯人，如「B」上一處境劇《誰家灶頭無煙火》之歐錦棠與田蕊妮、陳智棠和何傲兒、岳華與馬海倫等這些情侶夫妻都很合襯，很自然。假如拿李家鼎和馬海倫配對，就會別扭了，但能文能武的張兆輝和「黃大仙師奶協會主席」的商天娥的確是「老虎田雞」之至。

(1/2)